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六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阮籍 成 瞻 孚 脩 裕

喜怒  
不形  
於色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  
 獨得任情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  
 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  
 酒能嘯善彈琴常得其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  
 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昔  
 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邴子處於黍谷之  
 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  
 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  
 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  
 稷之餘稅補吏之召非所克堪初濟恐籍不至得記  
 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其鄉親共喻之  
 乃就吏後謝病歸高貴鄉公即位徙散騎常侍籍本  
 有濟世志屬魏晉之世天下多故各士少有全者籍  
 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因初欲為國求婚  
 於籍二際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及文帝輔政籍常從  
 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即拜東  
 平相籍乘馬到郡壞府舍拜鄧使內外相望法令清

清簡



求為  
步兵  
校尉

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  
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恠其失言  
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  
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  
悅服。籍聞步兵尉管人善釀有貯酒二百斛乃求  
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  
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  
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鼠辭甚清  
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減否  
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  
賭既而飲酒二斗卒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  
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卒聲一號因又  
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  
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嗔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  
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  
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  
為兩得。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  
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慳而退喜弟康聞之  
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  
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病無籍相見頭別

為青  
白眼

志豈  
為我  
及邪

哭窮  
途

蘇門  
長嘯

大人  
先生  
傳

竹林  
之勝

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也當壚  
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祭  
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  
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  
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  
英雄使賢子成名景元四年卒。籍能厲文初不留  
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叙无為  
之貴又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  
及柄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  
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羣若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

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  
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无  
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国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  
牧獨不見群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  
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檔自以為得  
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城都群蝨處於禪中而不  
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此亦  
籍之習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籍謂曰仲容  
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尔  
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當世禮

阮籍 阮咸 十已三

未能免俗  
所復不自

而飲  
自坐

三語  
掾

法者譏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自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捫之吝曰未能免俗聊復尔矣歷散騎侍郎山濤奉咸典選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覓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礼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愛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其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家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琴人間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

无鬼論

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譚各理客其有才辨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其苦客遂出乃作也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酒史消滅膽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年二十

金貂換酒

孚字遙集其母即姑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避乱渡江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迁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常以金貂換酒復為有司彈劾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殺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尺餘兩小鹿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鞞殺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苦求出交廣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機

仗頭百分

脩字宣子咸之從子也善清言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擔石之儲

阮瞻字脩 十百五

款二  
古為  
婚

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為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鳴臚永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尔耳遂為之後避乱南行為賊所害

裕字思曠字之族弟也累除辟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賊後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人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敖造而兼

其不  
借之  
車

有諸人之美裕嘗以人不須廣多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飾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其之在東山父之復累徵聘不就或問裕曰子辟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主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官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六十一卒

枕世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

阮脩 阮裕 嵇康十一已六



龍意  
風安  
天質  
自然

神交  
竹林  
之實

石髓

一行  
作吏  
此事  
便廢

然從焉經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  
 才遠近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  
 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博覽无  
 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  
 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真之自然非積李  
 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  
 生論母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内山濤  
 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  
 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  
 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  
 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至汲郡山中見孫  
 登康遂從之游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  
 君性烈而才雋其能比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  
 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為石又於  
 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  
 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  
 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道士遺言餌木黃  
 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  
 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權哉今  
 但欲守隨茲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

嵇康十一已十

相思  
千里  
命駕

龍  
諧  
龍

廣陵  
散於  
今絕

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敷水園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為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狂訴以事繫獄辟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巨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雖曰義直神辱忠沮澡身滄浪局云能補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无憂天下願以康為慮耳因諧康欲助母亡儉帝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一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今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下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又作太師箴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雅好莊老之學  
莊周著內外數十篇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  
玄風謂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嵇康善綴秀為之  
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  
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謂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  
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伯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  
慕帝甚悅其後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哀亮追想曩昔  
嵇生游晏之好感音而歎你思舊賦云云位至散騎  
常侍卒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字  
宙齊萬物為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  
林當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  
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  
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  
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  
之伶脆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  
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  
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

五斗  
解醒

何鍾

聞雷  
声

向秀劉伶十一已九

以安其奉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惟者酒德  
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  
為頃吏日月為宿庸人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  
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擊楫提  
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袂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  
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頭垂承糟銜盃漱醪奮舞其踞  
枕麴糲糟魚魚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尔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熙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覓寒暑  
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  
浮萍一豪侍側焉如蜉蝣之與蟪蛄蚋蚋嘗為建威參軍  
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  
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  
善鼓琴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尋坐家僮取官橐  
除名于時名士王文元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使  
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  
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  
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

任達  
不已  
幼輿  
折齒

輿折齒鯢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為  
王勳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勳坐見鯢談話無勸惟  
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眎勳其為人所慕如此鯢不  
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不足之間雖自處若穢而  
動不累高勳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鯢知不可益道  
匡弼乃從容諷議卒歲而已○嘗問鯢曰論者以  
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鯢  
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温嶠嘗謂鯢子尚曰尊  
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聖沉深雖諸君瑾之喻  
孫權不過也後勳出鯢為豫章太守泣政清肅百姓  
愛之卒于官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人也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  
性嗜酒任縱不拘少即與王澄王敦庾欽俱為大尉  
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  
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以家貧求試守  
繁昌吳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後為樂安太守與郡  
人光逆晝夜酣飲不視郡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  
驕王子博其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  
惟不之吾事則已女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

号四  
友  
佳言  
如錫  
木屑

呼父字

吾不及也廣之河南尹樂廣廣名見其控之懼為功  
曹其勸拔人物若此後為湘州刺史未幾卒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孝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  
其父字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父固年老不  
得為尔將令我死皆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其飲其  
所為如此

畢卓

獲下飲

畢卓字茂世新蔡潯陽人少布放達大與末為吏部  
郎當飲酒廢取比舍郎醉熟卓因醉夜至其獲問盜  
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遂釋其  
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獲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  
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  
持觴翬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羊曼 冊

羊曼字子延大傅祐兄孫也任達頽縱好飲酒温嶠  
庾亮阮放相尋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  
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隆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  
為達伯濟陰下邳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明伯阮孚為  
誕伯高平劉琨為秀伯而曼為黯伯凡八人號八伯  
八伯蓋擬古之八伯也○後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

高擬八伯

輔之畢卓羊曼十一了十一

四伯  
比四  
凶

初拜官相飾供饗晏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非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成饌論者以固之豐腴乃不如曼之真率曼後為峻所害弟聃

聃字彭子少不經事時論皆鄙其兄庸先是交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鳩大鵠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莽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校妻為猾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為胡毋輔之所器薦之於東海王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書輔之無所奉薦之谷曰前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顯阮放畢卓羊曼相尋阮等散髮裸袒閉戶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甕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它人決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世人謂之八達

史記曰夫琴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志空言則在情

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通也殫和履順  
以保大真若乃一其本源辨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  
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  
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踰駕斯雁者也莊生放達其言  
而馳辨無窮弃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  
蔑王公舐痔兼車鳴禽客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  
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  
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  
外弃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壘之表光武舍  
子陵於滸浚之瀨松蘿低率用以優賢山水滄華茲  
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  
書阮氏者先生之傳軍諮散髮黃髮部少留豈以世疾  
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  
琴絕響阮器徒存通其旁徑必厭風俗乃口以效官居  
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  
躬終始捨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羈馬史臣是以拾  
其遺事附于篇末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  
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歛映白酒厭德憑虛  
其性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晉書卷之十一終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庾敳

意賦

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也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見王公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鵬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在無之間耳後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敳有重名為縉紳所推而聚飲積寔談者譏之時劉襲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推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異其有各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間散散頽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谷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我我家法鄉自用鄉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亂與衍俱被害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引為大傳主

鄉自用卿家

如縣河

薄其親愛遂任取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  
永嘉末病歿十。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  
統向與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  
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  
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  
馬蹄一篇其餘象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  
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歷河南尹初純  
以賈充姦任與任愷共卒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

博學為世儒宗

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  
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并事不了是以來後世三純  
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  
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  
純曰長者為壽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  
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尔一人充曰充  
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  
高貴卿公何在衆坐因罷純懼上表自劾遂免官復  
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勗於朝  
會中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奏取

敢以私議奪公論且加貶黜取半克官初取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取整薨車服純率素而已取以為愧恨至是毀純取既克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克之時人稱純通恕位至少府卒

**史記三**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武帝幼茲調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士作牧東藩遠亦驚嗟朝野失均曹志寺服膺教義方軌儒門養慧匪躬悽悽時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鮮暫存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用素疾汝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已矣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與之盜乎玄假文彙攘善將非道乎

**續**魏氏維城濟北知名穎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醜西斯作家既攘善秀惟瑋庶勇獻嘉謀幾超鼎鑊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少名靜安定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俗游訪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自不存教人不

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且且盡母三徙以成仁曹父事

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尔曾純之甚

也脩身篤孝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

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

經而博學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始則高尚

之意以著述為務自號玄白安先生著禮樂聖君之論

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謚脩名廣文謚作玄

守論以答之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遂不仕耽翫

典籍之疾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箴其過篤將損耗

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脩短分定懸天

乎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錢之

謚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菘菜

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

而賤梁柳豈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李孝

廉相國辟皆不行其後親黨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

以通志焉又李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國借書

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被閱不怠後累詔徵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

撰帝王世紀高士逸士列女等傳並重於世

挾手虞

皇甫謚 十一已甲

自  
身  
先  
生

時  
人  
謂  
之  
書  
淫

就  
帝  
借  
書  
一  
車

尺量

批唐李仲治京兆人也少事皇甫謐才李通博著述不倦李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  
命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後為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駿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豕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韻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夫占醫署用之孔穴垂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絳闥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臣以為且如所奏。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是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達法為司徒所劾謫原之後歷光祿勳太常卿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橫人飢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然履不能對

撰姓諸

筆真 十一 已五

虞夏書廣不能吞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東哲

為邑  
人請  
雨

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  
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  
遂改性為哲博學多聞與兄瑗俱知名少游國李或  
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東廣微  
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為邑人請  
雨三日而雨注眾謂哲誠感為作歌曰東先生通神  
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忝以育我稷以生何以時之  
報東長生哲常為勸農及對諸賦文頗鄙俗時人傳  
之而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  
而奇之召哲為掾轉佐著作郎。太康二年改郡人  
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其紀年十二篇易經十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  
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二篇  
言楚晉事各二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  
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  
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  
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一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  
王所封大曆一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

東哲 上巳云

三曲水之義

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昆科斗字多灰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以武帝以其書付秘書督在者依得觀竹書隨疑分稱皆有義證迂尚書部。武帝嘗問批書虞三日曲水之義唐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拔遂因水以洗腸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督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洗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一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督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督督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年四十六其五經通論發冢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人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可以旌才為務同郡馬收試經為郎薦接於原曰切見處士王接

東晉 王接上上巳七

妙玉鉉

收疑後異十二而孤居喪及禮孝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亦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永寧初奉秀才是歲重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按以為恨除中郎及東海王越討王顯尚書令王堪上請按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按常謂左氏評義賸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可觀

皇甫謚素履幽身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新說丘墳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欬泊乎篤終立論薄葬助服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東哲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位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哲乃年位不克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天枉未申驥足美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壺屬意文雅忘懷榮佚遺制

王接十一已八



可稱養生垂術整虞博聞廣徵紀群財成禮度刊緝  
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邵詵

邵詵字廣其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瑰瑋調儻不拘  
細行泰始中詔李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李詵應  
選詵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後累遷雍州刺史  
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  
李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  
玉帝笑侍中奏史詵良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為詵  
在任嚴威明斷卒於官

桂林一枝  
崑山片玉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人弱冠有殊操為嵇康所重時詔  
王公牧守常伯各呈賢良方正直言之士何曾舉种  
种對曰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  
待繩墨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推  
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曠嗇之求化流罔  
極樹功不朽矣。又對曰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  
人君道合則彞倫攸叙五福來降若政有愆失刑理  
頗僻則庶徵不應而函亢為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  
廢之由也策奏又擢為第一轉中書郎朝廷咸悼其

君以  
賢民

邵詵 阮种 士巳九

威容迂平原相為政簡惠百姓稱之卒

華譚 袁甫

華譚字人思廣陵人也好孝不倦爽慧有口辨為鄰里所重太康中幸秀才~~國~~親東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然比有未韉之虜西有醜施之民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具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俊又龍躍帝道以光又策曰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只周天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

聖人 祖乾 綱 綱 四物

鄉里 有此

難得對曰今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譬猶南海不<sub>少</sub>明月之寶大宛不之千里之駒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孝為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為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尋除郎中拜迁戶江內史在部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又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果效矣太異初拜前將軍以疾復轉秘書監自負宿名相快又不得志時晉陵

人之相去如九

朱鳳吳郡吳震並孝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為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每懷缺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又之加散騎常侍以疾辭卒于家

淮南袁甫字公甫亦好孝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以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朕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幅縠中之美莫過緇緇不可以為縠裴是以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豎於京邑廷尉之才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取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又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室皆入志盈公甫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卒於家

下常  
水常  
旱

對揚  
天問  
高步  
雲衢

**史記曰**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  
主而宣積**德**之出天下久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適  
軸有懷於干祿卻詵等並韞價州里藎然應召對揚  
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推亦足稱矣今思行已徇義  
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  
祕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卻阮洽聞含章躋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鳥路  
曾飛龍津冰泳素業可久高文分斯盛

愍懷太子

愍懷太子潘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

慧**帝**愛之怕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

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

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

五歲  
知備  
非常

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

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常從帝觀豕年言於

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

意即使烹之因抚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與我

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今之言流於天下時

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元康元年

出就東宮及長不好孝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

長不  
好孝

江統  
諫以  
中事

傳賈后素忌太子有人言因此密敕黃門閣官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墻止在動屋而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麩之屬而收其利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為憂每尺忠規勸太子脩德進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檀中而刺之賈謐謂太子於后曰太子庸買田業多產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以紙筆及書章使太子書之后以呈帝帝以通書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裝頤證明太子后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人前將軍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又防送太子更幽於許昌宮之別坊賈后矯詔使皇門孫慮害太子太子不肯服藥因如廁慮以藥杵錐殺之又賈庶人死葬于顯平陵帝感賈續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

正思  
于臺

賈后太子十一已十三

可謂  
群克  
有終

史曰：敗懷挺岷疑之姿，表夙成之質。或曰：鍾愛既深，詔嚴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奸邪踈斥，正士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刃，又懷危害之心，外戚譖譏，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大之譖，遂行一人之探隱之聰，自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克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侈，哀榮情深，憫動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十二



